



架空大明朝——这是夏生的青春历险探案记

血字和谜题 笛卡尔与牛顿

萝莉和锦衣卫 利剑与火枪

枪与花

夏生^著
GUN AND FLOWER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枪与花

夏生
GUN AND FLOW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枪与花 / 夏生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04-1942-3

I. ①枪… II. ①夏…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706 号

枪与花

作 者: 夏 生

责任编辑: 郭琳媛

特约编辑: 刘田田 胡梦怡

封面设计: 韩 磊

内版设计: 李 娟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曦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 960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942-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 目录 ·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花		001
第二章	树		007
第三章	枪		017
第四章	忆		022
第五章	误		029
第六章	剑		036
第七章	乱		041
第八章	密		045
第九章	计		052
第十章	质		057
第十一章	救		062
第十二章	客		067
第十三章	色		072
第十四章	尸		078
第十五章	记		083
第十六章	笨		088
第十七章	盟		095



第十八章	迷		100
第十九章	袭		105
第二十章	路		111
第二十一章	钢		117
第二十二章	线		122
第二十三章	艾		127
第二十四章	兄		132
第二十五章	会		136
第二十六章	秘		141
第二十七章	求		146
第二十八章	阁		150
第二十九章	询		156
第三十章	所		160
第三十一章	茫		165
第三十二章	斗		169
第三十三章	律		174
第三十四章	茶		179
第三十五章	明		183
第三十六章	局		188
第三十七章	破		195
第三十八章	尾		200



1 花

初荷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怀安的那个夏日傍晚。

刚下过雨，暑气伴着西斜的日头一点点退去，晚风透过攀缘着青萝的篱笆吹进院子里，轻轻摇动着小池中三两株盛放的荷花。

她觉得屋子里依旧闷热，端了饭碗坐到院中阿公乘凉用的青竹躺椅上，刚往嘴里扒了几口饭，就看见不远处的院门口滚进来一个毛呼呼、圆球状的东西。

那东西转眼就顺着石子小路骨碌碌滚到了离初荷不远的地方。

夕阳西下，园中花草的影子被拉得长而杂乱，她一下子没看清那被花影笼罩的圆东西究竟是什么，正要起身去看个仔细，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子已经匆匆跑进了院子，手里拎着个破了大洞的麻袋。

“姑、姑娘。”那年轻男子气喘吁吁地唤道。

待到男子一定睛，看到眼前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他的脸便微微红了，踌躇着是不是该改口叫一声“小妹妹”。

初荷倒是喜欢这个新称呼，用自以为成熟的口气笑问：“这位公子，有何事啊？”

年轻男子也没再多想，有点急切地问：“姑娘，我、我的头丢了，你可看见了我的头？”

日后，薛怀安每次回想起这段过往，便会不由得笑出来。

若是初荷恰巧在旁边，他就会再次不厌其烦地问她：“初荷，你当时怎样想我的？”

初荷总是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瞪他一眼，做出隔空扇他耳光的手势。于是，他配合地表现出惨兮兮挨打的模样，头随着初荷的手左右摆动。她若是不停手，他便继续摇头晃脑下去。

一般情况下，初荷这样假装打了十来下，就会扑哧一声笑出来，再瞪薛怀安一眼，扭头去忙自己的活计，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傻乐。

时过境迁，这件事如今已成了谈笑之资，但薛怀安知道，那时候初荷的确被吓得不轻。

他记得她一听自己这样问，便把眼光投向花影下面，紧接着“啊”的一声，惊叫出来。

“薛怀安的头”就躺在那丛花下。

那是一个刚刚割下、控干了血、用石灰做过简单处理的黑人头颅，脖颈处仍然凝着血迹，凹陷的眼睛紧闭着，厚实的双唇已经没了血色，泛着带紫的青白之色。

薛怀安顺着眼前小女孩惊恐的目光看去，立刻喜上眉梢，乐颠颠地跑过去，拾起头颅，一边察看一边说：“多谢，多谢姑娘！”

初荷不知这“谢”从何来，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只想抬腿往屋里跑，可是一双腿好似软成了两根面条，无论如何也拔不起来。

薛怀安见头颅没事，才想起面前还有个吓呆了的小姑娘，转头温和地微笑解释道：“姑娘莫怕，在下是锦衣卫校尉薛怀安。这个头是港口英国海船上一个刚死的黑人水手的，在下这是拿去解剖研究一下，看看黑人的头脑与我等的构造有何不同。”

初荷一听说他是维护治安的锦衣卫，扑腾乱跳的心总算稍稍安稳了些。

只是眼前这个年约弱冠的青年穿着一身青布长衫，哪有半分锦衣

卫的模样？再瞧瞧那个黑不溜秋满头短短卷毛的头颅，只觉得泛起一股恶心，便是半句话也说出来了。

“敢问这位官爷，是在哪位总旗下面效力？”初荷身后忽然传来阿公温厚的声音。

薛怀安闻声看去，见是一位气宇轩昂的老者，须发花白却神采奕奕。

他连忙躬身施礼道：“老丈好，在下是南镇抚司福建泉州府港务千户所下辖永宁百户所李抗李总旗所属校尉薛怀安。”

面前年轻的锦衣卫一口气不喘就报了这么一长串出来，老人家听得忍不住笑问：“年轻人，你对别人都是这样自报身份的吗？”

“差不多吧，如果人家问的话。”薛怀安答话时眼睛透着迷糊，不大明白眼前的老者为何如此问，难不成这么有条有理、细致全面地报出名号，有什么不对吗？

初荷撇撇嘴，觉得这人怎么好像少一根筋似的，原本的害怕顿时减了大半，加之一旁有阿公依仗，胆子顿时大了起来：“你只用说是永宁百户所李总旗下辖就好了呀，说那么多做什么，臭显摆吗？什么福建泉州府的，难不成我们还会以为你是从福州府来的？”

“福州府没有一个叫永宁的地方，你们自然不会这么想，但是广东省和四川省都有叫永宁的地方，我若像你方才那样说，不是会让人误以为我是广东或者四川来的吗？”

若是寻常人这么回答初荷，她一准儿以为这是在和自己抬杠，但眼前的青年神色认真，倒不像是在逞口舌之快，而是的确这么认为。

初荷心中好笑，只觉这人倒真是傻得可以，讥讽道：“是啊，这位官爷真是思虑周到。你不说清自己是哪里的锦衣卫，说不定有人还以为你是北明的锦衣卫呢。”

“那倒不大可能。北明与我南明对峙近百年，他们的锦衣卫决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在咱们的地头上自报家门。”薛怀安居然没听出初荷



是在打趣他，继续一本正经地回答。

“难说。比如换作你吧，我看你就算是身在北明或者满人的大清，还是会明目张胆地说，我就是泉州府锦衣卫。”

“在下哪儿有那么傻？”薛怀安说完，挠挠头，看看眼前鬼鬼笑着的初荷，终于有点儿明白过味儿来，“姑娘，你这是在暗讽在下呆傻吧？”

“哪有，哪有，锦衣卫哥哥，你多心了。”

“但在下看来，分明觉得有一些。”

“那可真是你多心了。你呀，真是太敏感了呢。我爷爷说，这是潜在抑郁型气质的外在表现，这样的人，精神都像花儿一样娇嫩，一受打击就会枯萎。”

“真的吗？‘抑郁型气质的外在表现’？”薛怀安把最后的这个陌生概念又来回念了几遍，越念越觉得很有点儿了不起的感觉，望向初荷阿公的眼神便越发恭敬。

“老人家，你们可是从北方搬来不到一两年？”薛怀安问。

初荷的阿公略有些吃惊：“这位官爷怎么知道的？”

初荷不等薛怀安回答，抢白道：“爷爷，他听口音就知道了呗。哦，这不，我叫您爷爷来着，北方人才喜欢这么叫的。”

阿公摇摇头道：“当年李自成作乱、清兵南下之后，北方人移居此地的很多，光凭这个，可看不出我们才移居此地不过一两年。”

薛怀安一指小池里的荷花，答道：“贵府的荷花是栽在盆子里再放入水中的吧，从这里能看到水中盆子的边沿。”

初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隔着清浅的池水，果然看见埋在泥里的荷花盆露出一道盆边儿。

“如果是本地荷花，直接种在泥里就好，但如果是名贵的品种，又是从别处用花盆移栽来的，种花人害怕荷花不适应本地土质和气候，就往往先原来的盆里养上一两年，等到适应了气候再挪出盆来。”薛怀安继续解释道。

阿公赞许地点点头：“不错不错，再加上口音，你自然就能猜出我们刚从北方搬来一两年。官爷有这等眼力与推理，一定不是负责地方治安的锦衣卫，大约是专管刑事侦缉的吧？”

“正是，不过在下刚从书院出来，被征入锦衣卫没有多久，只懂得些书本知识，一切实务还要从头学起，这人体的奥妙便是其中之一。”说罢，薛怀安把手中的人头往前递了递。

初荷不由自主又往后退了半步，面对那颗黑头，阿公倒是镇静如常：“你手里那麻袋漏了，这颗头颅你这么拿着走在外面总是不妥。来吧，你先跟我进来，我让儿媳找块布给你包一包。”

薛怀安闻言恍然大悟，捧着那颗脑袋略一施礼：“对啊，老丈说得有理，那就多谢了。”

自从那日薛怀安跟着阿公进了屋子，从此便成了初荷家的常客。

她阿公早年四海游历，跟着商船到过英国和土耳其，也曾随驼队穿越沙漠，一直向西走到了意大利，故此讲起当年的见闻，便会滔滔不绝。时间长了，家人早就耳朵起茧，难得薛怀安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老人家讲多久，他就能听多久。

初时，初荷以为薛怀安是假装有兴趣，来讨好老人家。后来发现，这人即使听到了重复的故事，仍然是眼光炯炯、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喜欢和阿公讨论，当真是饶有兴趣。

这人啊，可真是个呆子！初荷在心底里这样笑他。

而薛怀安喜欢呆在初荷家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初荷的爹爹。

她爹爹学问渊博，于数学、物理、化学及哲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隐居于此地，不为人知，只是间或用笔名刊发些书籍文章，被薛怀安恭敬地称为大隐士。

薛怀安因为家庭变故，没能完成在书院的学业，这一直是他心中的



遗憾。故而遇到如此良师，犹如久旱逢甘霖的秧苗一样，恨不得一股脑学走初荷爹爹的全部知识。

初荷的爹爹原本也就是随便和薛怀安聊聊，后来偶然知道了他的经历，便顿时来了兴趣。

说起来，这薛怀安也算有些来头。

他父母年轻时游学英国，在剑桥生下薛怀安。10岁时他的父母不幸去世，可南明的薛家人却无法很快赶来，接回已然成为孤儿的薛怀安，于是他父母的导师牛顿教授便将他接至家中抚养。

老教授在闲暇时以教导薛怀安学问为乐，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却让他受益良多。

“牛顿教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初荷爹的口气里夹杂着崇敬与好奇。

薛怀安想了想，觉得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还是尝试着描述了一下这位被人们无比敬仰的老者：“他没有任何娱乐，不散步，不下棋，不打英国牌，常常忘记吃饭。脾气温和内敛，但外人看来可能有点呆呆的吧。”

初荷在一边听了，忍不住笑着插嘴：“怪不得你是如此的脾气，原来是幼时就沾染上了呆气。对吧，花儿哥哥？”

“花儿哥哥”是初荷给薛怀安起的名字。她自幼长于北方，说话“儿音”略重，语速又快，“怀安”两个字被她连读，念出来又加了个“儿”做后缀，听着便很像“花儿”。于是，初荷干脆就叫他“花儿哥哥”。

薛怀安被起了这样的绰号，也不生气，由着初荷拿自己开心。初荷见怀安好脾气，又几乎每天都泡在自己家，一日三餐天天不落，就更是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欺负起这朵娇弱的小“花儿”来。

2 树

转眼，薛怀安在初荷家已经蹭吃蹭喝了半年。

他无父无母又尚未娶妻，加之并非泉州人士，客居此地不久，只得两三朋友，生活很是冷清。只是他心上有三分痴性，平日埋头于自己的喜好研究中，闷了就弹弹月琴舒心，倒也并不觉得寂寞凄清。但是自从认识了初荷一家，只觉与她家人处处对了脾气，加之她家每日饮食都很是美味讲究，便几乎天天来报到，晚间每每与初荷爹爹和爷爷聊得晚了，就干脆宿在她家，日子一长，俨然成了一家人。

年关将近的时候，初荷念的公学放了假，却不知她中了哪门子邪，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鼓捣着自己的小秘密。

“臭丫头，快出来！你不是说要陪我玩儿的么？”槿莹在初荷房间门口，一边用力拍门一边大声叫着。

槿莹是初荷在公学的好友，因为父母去云南做生意，赶不回来过年，她家中又再无他人，便被初荷邀到家中，来过假期。

谁知初荷不知着了什么魔障，自从放假以来，便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问她在干什么，却一个字也不说。初荷娘去检查她屋里究竟藏了什么古怪，却发现这丫头比藏骨头的老狗还要狡猾，屋子收拾得一干二净，什么东西也翻不出来。



“你先去和我爷爷、爹爹玩儿去。”初荷冲屋外叫。

槿莹有些恼了，气哼哼地双手叉腰，隔着门嚷道：“真讨厌，分明是你叫我来的，现在却成天自己躲着。我走了，不住你家也罢！”

这话本来是吓唬的意味更重些，但是屋里的初荷却连句挽留的话也没有，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这样一来，原本还有几分虚张声势的槿莹真的恼了，一跺脚转身就走，不想被正好过来的初荷娘一把拉住，柔声劝道：“槿莹别生气，这孩子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根筋得很。”

“她也太欺负人了。”槿莹带着哭腔，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来，你先去前院儿，他爹爹和阿公都在扎过年的彩灯呢，可有趣了，我陪你去看看，回头我再教训这个死丫头。”

初荷在屋里听见门外两人的声音远了。之后没多久，隐约传来一阵金属敲击的声音，以及短促尖锐的呼叫，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混乱，紧接着，门被“咚”的一声撞开了！

初荷正在看书，抬头见是娘生生撞开了门，心中甚是诧异，心想娘一定是气急了，否则怎么骤然犹如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生出了如此神力，竟然能撞断门闩。

她下意识地把手往后一藏，陪着笑脸道：“女侠息怒，我这就去陪槿莹。”

然而娘此刻的神色却慌乱异常，也不搭理初荷，回手一关门，紧接着将门边的一只矮柜费力地推过去堵住，然后扑过来，双手抓住初荷的肩膀，以一种初荷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绝望口气冲她低吼：“不许出声！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出声，不许出声！”

初荷不知出了什么事，本能地害怕起来。

她只觉得娘的手指几乎要插入她的身体，于是两个人的身子犹如契合成一体一般，不可控制地一同颤抖。

她想问，却不敢出声。

初荷娘快速扫了一眼屋子，拽着初荷来到一口大檀木箱子前。

那箱子是用来装被褥的，因为这几天正赶上南方冬季少有的晴好天气，里面的褥子都被拿出去晾晒，此刻正好空着。

初荷娘将箱底的木板掀起，露出一个一尺深的地穴，刚好够初荷平躺下去。

“躺下，不许出声！”娘的声音从未如此不容抗拒的坚硬，可是又于这坚硬中渗出无法掩藏的恐慌。

说话间，初荷娘几乎是把初荷塞进了地穴。

初荷只觉眼前一黑，头顶的木隔板猛地砰然盖了下来，顿时将她锁入一个幽暗、狭小的空间。紧接着，她听见头顶上微微有响动，木隔板缝隙透进来的几缕光也被挡了个严实。

她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压在了隔板上，接着便是关箱盖的声音，隔板微微一沉——似乎是娘跳进箱子，并关上了箱盖。

初荷有些喘不过气来，心头慌乱不安，蒙眬预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刚想开口询问，就听隔板那边娘又说：“不许出声，无论如何都不许出声！”

这一次，娘的声音已经变得冷静，异乎寻常的冷静，仿佛一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智者，就算站在鲜血与烈火交织的修罗道前，也不会心生慌乱。

片刻令人窒息的安静之后，传来门被撞开的声音，初荷听见一个有些发闷的男声：“那婆娘一定是逃到里面了，搜！”

接着，便是极其轻微细碎的脚步声，似乎有两三个人正快而轻地在屋子里走动。

仅仅一息之间，有个尖利些的男声便说：“估摸就在那口箱子里了。”

话音一出，初荷连害怕的工夫都没有，就听见箱子“砰”的一声被打开，接着便是娘的一声尖叫。



在凄厉的叫声中，隐藏于黑暗中的初荷听见一种奇异的、永生不能忘记的声音。

那是金属切入身体时的锋利，血肉与刀剑摩擦时的震颤，灵魂飞离肉体时的诀别，即使从未有过这样可怕的经验，年幼的女孩儿也几乎是在一瞬间便明白了一切。

不许出声，无论如何都不许出声！

她的喉咙被套上了娘的咒语，连本能的惊叫也无法发出。

世界在那一瞬静寂下来，悲伤或是惊恐都不再存在，连心跳也似乎停止。在幽闭的黑暗空间里，黏稠的液体渗过了木板的缝隙，一滴一滴落在她的脸上，再滑入她的唇中，这是初荷唯一的感受。

鲜血是温暖的，她这样想着，在被光与热抛弃的世界里，安静得犹如死去了一样。

“这里似乎是小孩子的房间。”低沉的男声响起来。

“嗯，先去书房搜搜，这里大约不会有什了。”尖利的声音道。

“还是先搜搜这里吧。”

“先去书房，反正一家子都被杀光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一会儿再来也不迟。”

“那分头，我查完这里就过去。”

初荷听见那个有着低沉声音的男子又开始四处翻东西，接着脚步声再次回到木箱边上，然后是箱子被打开的响动，那人似乎要再次检查一下木箱。

就在这时，初荷觉得眼前微微一亮，木板上的重压骤然消失。

突然，娘凄厉的嘶吼响起：“你杀了我女儿，我和你拼了！”

初荷心头一惊，难道娘刚才没死？这是她跳出木箱去了？

然而在短暂的搏斗声之后，初荷便听见一个重重倒地的声音，接着是一串咒骂：“他奶奶的，这臭婆娘命还挺大，我看你这次死绝了没



有！”

话落，又是三四声兵器插入肉体的声音，之后，那脚步声便渐渐离开了房间。终于，只得初荷一个坠入了寂静无声的地狱。

薛怀安找到初荷的时候，以为她死了。

他掀开木板，看见浑身是血的小女孩睁着一双空寂的眼睛，没有恐惧或者悲伤，像是魂魄已经被谁抽离出她的身体。

他一把将初荷抱入怀中，失声地叫她的名字，然而，他立刻惊讶地发现，她的身体是温热的，她的鼻息轻轻打在他手上，让人想起蝴蝶的翅膀扫过皮肤时那脆弱而微小的触感。

她还活着！

意识到这一点的刹那，薛怀安忍不住落下泪来，几乎要跪地叩谢老天的慈悲。

他迅速地检查了一遍初荷的身体，发觉并没有任何损伤，于是大声地呼唤她的名字。

初荷犹如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头娃娃，毫无反应，眼睛直视着地上娘亲的尸体。

尸体上有四五处伤口，其中一处正在胸口，鲜血在那里与衣服凝结成一大团，像极了一朵浓艳的血玫瑰。

初荷只觉得那玫瑰正在不断变大，火一样燃烧着，眼里只剩下漫天漫地的红。

那红色浓稠焦灼，迫得她只想大声地嘶叫。

然而，她叫不出来。

从那天开始，初荷失去了声音。

薛怀安细细搜索了初荷家的每一个角落，可仍然找不出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有的证据从表面看起来，似乎都只是一桩普通的入室抢劫杀人案。